

# 語絲

期三十三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柿頭陀

凱明

日本狂言之一

脚色 頭陀

柿主人

頭「法螺也不拏的頭陀呀頭陀，

一路上還只是吹些牛皮罷。」

我乃出羽的羽黑山來的一個初出山的頭陀

是也。近來在大峯，葛城朝拜修行，現在正要

回本地去。且趕緊歸鄉去罷。誠以我等一派宗

徒，入野入山，難行苦行，修捨身之行的，

還能照例地安然回到本鄉，這真是很大的幸事

了。——今天早晨一早動身，嗓子覺得特別的

乾了，不知近地有沒有茶館。開水也好，茶也

好，真想喝一口。唔，那邊望遠去紅紅的是楓

葉麼？是什麼呢？噲，那是什麼東西？仔細看

來原來是些柿樹。唔，唔，正熟得好呢。拏牠

一個，冷冰冰地吃下去，口乾一定會止了罷。

怎樣想法摘一個下來纔好。先用石子丟上去，

試牠一試罷，能打中了就好。八一！打不著。再

打一下看。八一！過去了。這樣是待牠不到的。

怎麼辦呢？唔，用這個刀撥牠下來罷。八一，

！這個也夠不著。噲，怎麼辦呢？——有

了，幸而這里有一段樹根。從這里爬上去罷。

可是，不知道有人沒有。恰好沒有一個人看見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那麽上去罷。有這個湊巧的樹根，真是運氣  
八一！好呀，同從下邊望上來的時候迴不  
相同，真好柿子。吃那一個呢？唔！吃這個  
罷。這真好柿子。那麽吃罷。噲，這柿子  
好甜！現在再吃那一個呢？唔，吃這個罷。這  
又是特別的好。

主 我乃近地人氏，今天想去一看田地，故而  
外出。現在且慢慢的走去罷。世間有田地的人  
雖然很多，就中像我的田地那樣收成好的却是  
沒有，所以大家無一不加稱贊。唔，說着話時  
不覺到了我的田地了。噲，長的多麼好呀！柿  
子也漸漸著色了，這幾天裏就想來摘取。頭  
這個很滋。唔，唔！  
主 奇怪奇怪。——這是怎麼的！那里來的頭

陀，爬上柿樹去在那里吃柿子哩！怎麼辦呢？  
真真可惡！有了，我有辦法了。

頭 再吃一個清一清口罷。吃那一個呢？這個  
還不錯罷。

主 哼，哼，不見得是怎麼樣「了不得」的人。

且種種的戲弄著玩罷。——呀，奇怪。風也沒  
有吹，柿樹却在搖動，莫不是有什麼鳥類畜類  
定在上面。唔，難怪牠搖動，原來有一隻大老

鵝定在樹上呢。老鵝這件東西是喜歡熟柿的，  
來吃倒是當然的。可是老鵝這東西又是很會叫

的，看他叫不叫。要叫了罷，要叫了罷！哼，  
你不叫，我有辦法。噲，拏那張弓來！只要一

箭射這斷下來。

頭 說我是老鵝哩。真可惡的傢伙！現在却似  
乎不能不叫罷。

主 要叫了罷，要叫了罷！

頭 呱（ㄟㄩ），呱，呱！

主 「呱，呱，呱！」哈哈！那麼真叫了。人

## 本日期錄

柿頭陀	凱明
福生	沈從文
詩篇第八章	江紹原
道聽塗說	楊雪竹
關於野有死麕底卒章	錢玄同

同老鴿都分辨不清地「呱，呱，呱！」哈哈！叫得真好，叫得真好！這樣的老鴿，讓我轉到前面去，仔細地看他一下子。——這是怎麼的！我以為是老鴿，原來是一匹大毛猴。這一定是從樹梢上盤過來的罷。但是猴這東西是要打猴拳，不老是靜坐著的，且看他打不打。

頭 這是怎麼的！又說我是猴子哩。真真叫人生氣。

主 要打猴拳了罷，要打猴拳了罷！

頭 怕不打猴拳是不行的了。

主 阿阿，打了打了。現在那一隻手也就要打了罷。阿阿，打了打了。哈哈。可是猴子見了人總是露出牙齒恐嚇人的，看他嚇人不嚇。要嚇了罷，要嚇了罷！哼，你不嚇，拏那長矛來，只一下刺了完事。

頭 怕不嚇是不行的了，真叫人為難。

主 要嚇了罷，要嚇了罷！

頭 「噯，噯，噯！」

主 「噯，噯，噯！」哈哈。噯，真好玩極了。人同猴子都分辨不清地「噯，噯，噯！」哈哈。剛纔的猴子叫得好，叫得真好，這樣的猴子，讓我轉到後面去，仔細地看他一下子。——阿，這是怎麼的！常言道，「夜看，遠看，笠下看，」就是說這樣的事罷。我以為是猴子，原來是一匹強健的鷹。

頭 又說我是鷹哩。真真叫人生氣。

主 可是鷹這東西是要理羽毛的，且看他理不理。要理了罷，要理了罷！

頭 怕不理羽毛是不行的了。

主 噲，理了理了。但是還要伸翅膀的，看他伸不伸。要伸了罷，要伸了罷！哼，你不伸，我有辦法，我去拏了長刀來，把他剝成肉醬。

頭 怕不伸是不行的了。

主 要伸了罷，要伸了罷！——阿阿，伸了伸了。現在那一邊的翅膀也就伸了罷。阿阿，伸了伸了。哈哈。真伸得好，真伸得好；這回，要抖身子了罷。

頭 怕不抖是不行的了。

主 阿阿，抖了抖了。如今該叫喚了飛去這一節了，看他飛不飛。要飛了罷，要飛了罷；這是怎麼的；怕不飛是不行的了。真叫人為難。

主 且來鼓噪一下子罷。要飛了罷！要飛，要飛，要飛了。飛！要飛了罷！要飛，要飛，要飛了。

頭 噯！阿羅阿羅，噯！阿羅阿羅，！阿噯噯，痛呀，阿噯噯。

主 哈哈，呀，老師父，從那個高樹上跳了下來，沒有跌壞了腰麼？

頭 噲，你這傢伙，什麼事？——呀，你這可恨的東西，把這尊貴的初出山的頭陀比作種種的鳥類畜類，未了還說是鷹。本來聽說頭陀修

行的結果也會變成鷹。因此我想或者已經變了也未可知，從那個高樹上飛了下來；你叫還沒有生好羽翼的人飛下來，跌壞了腰骨，現在你就帶他回去給他調養。

主 不知是那裏來的頭陀，爬上樹去吃了我的寶貝柿子，跌壞了腰還要我帶去調養，那裏有這樣的道理。

頭 沒有這樣的道理！我不比別的頭陀，可以由你戲弄！

主 實在，對於初出山的頭陀還是不要多事為妙。現在趁早回家去罷。

頭 噲，噲，那個傢伙！

主 什麼事？

頭 往那裏去？

主 回家去。

頭 這裏來，什麼事？

主 照剛纔所說，帶我回去調養。

頭 照剛纔所說，沒有給你調養的道理。

主 沒有這個道理！現在立刻就顯本領給你看罷！

主 誰顯本領？

頭 我顯，憑了這些年月的法力。

主 法力也要看人，像你的法力還是收起來也罷。

頭 真的麼？

主 真。

頭 實在麼？

主 實在。

頭 一定麼？

主 一定。

頭 不要悔，漢子；不要悔，你！

主 說的什麼事？我要請教。

頭 凌台嶺之云，積年行之功者，千有餘日，

託身命于熊野權現大神，執行祈禱，那能無奇

跡出現？——波羅唵，波羅唵，波羅唵！

主 哼，不說這些廢話，我也想趁路還不黑的

時候趕回家去。——咳。這是莫名其妙的事。

我這棟健步的脚，儘走也不上去，原是不走

會有的，這真是怪事了。

頭 「橋下的菖蒲，

是誰種的菖蒲？

波羅唵，波羅唵，波羅唵！

上大人，孔乙己。

波羅唵，波羅唵，波羅唵！」

主 這真是倒眉極了！

頭 立刻就咒你倒退回來。——波羅唵，波羅

唵，波羅唵！

主 呀，呀好不懊惱呀！

頭 現在肯了回去！

主 (打倒頭陀，)你且慢慢地坐在這里罷。——

呀，好了，好了。(逃去。)

頭 噲，噲，把這個尊貴的初出山的頭陀這樣地作踐了，逃到那里去。有人麼？給我捉住，决不饒恕呀，决不饒恕呀！

附記

這一篇據狂言二十番譯出，係鷲流原本。

狂言全集卷三中所收係和泉流本，並附有大藏流本，詞句繁簡不同，比較看來

覺得都有點不及鷲流，所以不取。此譯原名柿山伏 (Kaji-Yamaobushi)，山伏是

一種僧侶之稱，伏處山野，修煉法術。又稱「修驗者」今譯為頭陀。

「夜看，遠看，笠下看，」。係古代俗諺，謂在此時不易看清，使愈覺好看，

據諺語大辭典引倭訓彙云，與歐陽公句「紅粉尤宜燭下看」大意相似，但此處只是

說看不明白而已。山伏會變成鷹云云，也是當時的俗說。

「上大人孔乙己」原本係五十字母歌訣的首二句，不能翻譯，姑以趣味相近的

這兩句話替代，雖然千字文「天地玄黃」或者在性質上更為近似。五月十二日記。

### 福生

沈從文

哈，看看背書輪到最小的福生來了，大家都高興。

雖說師母已在灶房燒了夜火，然而太陽還

剛轉黃色，爬到院中那木屏風頭上不動，這證明無論如何，放學後，還有兩個時辰以上足供懶懶他們玩耍。

「呀，呀，呀，呀，昔——昔——」

「昔孟——」

「昔孟——呀，呀，呀，呀，昔孟——

呀，呀，……」

「昔孟母！」先生拈了一下福生耳朵，生著照例對於這幾個不能背書的孩子應有的那種

氣。

求放學的心思，先生當然不及學生那麼來得誠懇而熱烈。然而他自己似乎也有一點而發

急，因背夜書還不到第二個時，師母就已進來問先生討過燒火的紙煤子了。

「昔孟母，擇——呀，呀，呀，擇，擇鄰……」

「擇鄰處！」這聲音是這樣的嚴重；一個

兩個正預備夾書包離開這牢獄的小孩，給那最後一個「處」字，都長得屁股重貼上板橙！

大家怔怔的望著先生那隻手！是第四個

指頭與小手指都長有兩寸多長灰指甲的左手。

這時的手已與福生的耳朵相接觸了，福生的頭

便自然而然而歪起來。他腿灣子也在篩顫，可是

却無一個人去注意。

「蠢東西！怎麼？這大半天念四句書也念

不去呢？」先生上牙齒又咬着下口唇了，大家

都明瞭先生是氣憤。至于先生究竟爲什麼而氣憤？孩子們都還小，似乎誰也不能知道。也許這是先生對於學生太熱心了的原故吧！不然，爲甚先生的氣總像放在喉管邊一樣；一遇學生，唔唔了三次以上臉就緋紅！

「你看人家雲雲比你大過好遠？一天就讀那麼多書。你呢，連這樣四句好念的書，讀了半天，一句整的也記不到。同人吵嘴……哼！都爲我規矩坐到！就慌到散學了罷？……同人吵嘴就算得頭一個，只聽見一個人鎮天吱吱喳喳，聲氣同山麻雀似的伶脆。讀書又這樣不行」，福生耳朵內所聽到的只是嗡嗡隆隆，但從先生音調頓挫中知道是在教訓自己。

先生的手，是依然恢復原狀，在他嘴巴邊上那五七根黃鬚上抹着了。歪過頭來許久的福生，臉已脹得緋紅，若先生當真忘了手的疲倦，再這樣的拈着繼續下去，則福生左眼的眼淚會流到右眼——連同右眼所釀匯的又一同流到右頰上去，這是不用說的事。先生手雖暫時脫離了福生耳朵，然而生書一句背誦不得的福生，難道處罰就是這麼輕快容易（拈一陣）就算了？那有這種鬆活事？若果光拈一陣耳朵完事，那末，我們都不消念書，讓先生各拈一陣耳朵就得了！根據過去的經驗，福生在受處罰之先，依然先把眼裏所有的熱淚嚇得一齊跑出眶外來。此外七八個書包業已整理好了的學

生，各注意到福生剛被拈着的那隻大耳朵，紫紫紅紅，覺得好笑。但經先生森然的目光一瞥，目光過處都像有冰一般冷的東西洒過，大家臉上聚集着的笑紋也早又嚇得不知去向了。大家都怔怔的沒有做聲。

大家既怔怔的沒有做聲，相互的各看了近座同學一眼後，便又不約而同的把視線集到先生正在臉上抓動的那兩側有趣長指甲。這指甲之價值，從先生那種小心保護中已可知道，然而當日有聽到先生講這指甲的德行的，便又知道除美麗，把人弄得斯斯文文以外，還可刮末治百毒，比洋參高麗參還可貴。

「今天不准回家吃飯！」  
大家心裏原來都正是爲這件事情懸往了。自從這死刑由先生嚴重有威挾了點餘怒的口舌中說出後，各人都似乎這一件東西忽然便落到心上。但是，大家接着便又起了第二個疑慮：覺得先生不准吃飯的意思，是把福生單獨留到這里，還是像從前罰桂林一樣：要他跪在孔夫子面前把書念熟——而大家各都坐在位上陪等，到肯了後再一齊放學？這在先生第二道命令沒有宣布以前，還是無法知道消息的好醜。

若果不幸先生第一道命令的含義與處置的方法是根據桂林那次辦法，這影響于另外這幾個人玩耍的興致就多得說不出口——因此，大家

在這剎那中，又都有點恨儘自背昔昔——連「昔孟母」三字也念不下去的福生。

「宋祥鈞！」

雲雲聽到先生叫他的名字，忙把書包夾到脅下窩，走到孔夫子牌子前恭恭敬敬將腰鈎了——回轉身來，向先生又照樣鈎了一下；

「周思茂！」先生在雲雲出去後一陣子又點到第二個名字。

那高高長長的周莽子，在先生「茂字」還未出口時已離了坐位，——他也照樣的鈎了兩次腰，若不措意，但實在略略帶了點驕矜意思，覷了還在方棹邊低頭站着的福生一眼。

先生是這樣一個一個的發放這些小學生回去。他意思是以爲若不這麼一個一個放出，——讓他們一夥兒出去，則在學堂中已有了皮絆，會鬥過口的學生，會一出大門就尋釁相打動起手來了。如今既可免去他們在街上打架，并且這方法好處又能使學生知道發憤，都想早把書背完則放學也可占第一，兼寓獎勵之意；其實這一黨小頑皮孩子，老早預先就約了放學後各在學堂外坐候，一齊往北門外河灘上去玩的；就是打架也是這麼約等，先生還不是在蒸中嗎！

凡是出去的向孔夫子與先生行禮外，都莫不照樣用那雙小而狡滑的眼睛把那位桌子邊豎

轟轟站着，臉殼不安的福生刷一下。這不待福生抬頭也能知道。可憐的福生，從濕潤朦朧的斜視裏，見到過門限時每一個同學那雙腳一起一落地運載着身子出去，心裏便像這個同學又把

他心或身上的某一部分也同時帶去了！直到先生聲子停頓中吹起水烟袋來，他自己才忽地醒轉來認清自己還是整個——也只有整這個身子留到這冷落怕人的書房中。

遵命把那本三字經剛又經先生點過一道的「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四句書雜夾着些啾啾唔唔讀着的福生，一個人坐到桌子上，覺得越讀下去房子也越寬大起來了。

……周莽子這時又不快活！他必是攪起褲脚筒，在那淺不過漆清幽幽的河水裏翻捉螃蟹了！那螃蟹比錢還小，死後就變成紅色。……雲雲會正同難難他們在挖沙子滾沙寶，做泥巴砲，或者又是在檢瓦片兒打漂水也說不定。要是洗澡，那就更有趣！「來，來，來，莽子，看我打個氍毹罷！」行看兆祥腰一躬就不見了，哈哈！那邊水裏鑽出一個兆祥的頭了，你看他撲通撲通又泅了過來……這樣的玩着，不知道誰一個刻薄的忽然鬧起玩笑來，喊一聲「貴生——（或是莽子！）你屋的媽來找你了。那末，正在盪着水的貴貴，

會大嚇一跳，趕忙把整個身子浸進水中去，單露一個面孔到水面上來，免讓他媽在岸上發見他來。「我貴貴在這里嗎？」伯娘，他不在這里，早回家去了。「于是貴貴的媽，就經別一個孩子的謊語騙去了！而貴貴又高高興興的在那里泅來泅去。若是貴貴的媽並沒有來呢，這使刻薄的倘說得是「先生來了！則行見一個兩個都忙把身子浸進水裏去，只剩下八九個面孔翻天的如像幾個瓜浮在水面上，——這必須到後又經另一個證明這是鬧玩笑後，大家才恢復原狀，一陣狂笑……」

「讀！讀！不熟今天就不准轉去！」先生的話像一打炸雷在耳邊一响，才把正在迷神于洗澡時那種情景中的福生喚回。這書房裏便又有一陣初急促暫遲緩單調無意思的讀書跑出牆去。

這嫩脆而略帶了點哭音的讀書聲，其力量是否還能吸引到每一個打牆外過身時行人的注意？這事無人知道。但我相信，這時正于田門口梆梆梆敲着叫賣蕎麵的析聲，則無論如何總比書聲為動聽。

當福生兩次鈎腰向孔夫子與先生行過禮後，抬起頭來，木屏風上的太陽早爬到柚子樹尖頂上去了。耳朵雖不願接收先生嘮叨的教

訓，但從灶房方面送來的白菜類落鍋爆炸聲却很聽得清楚。這炒菜聲使他記起肚子的空虛，以及吃夜飯時把苜菜湯泡成紅飯的願望來。

大概是因眼眶子紅腫的原因吧，過道門口時，平素見狗打架也必留連一陣的福生，明看到許多小孩，正在圍着那個頭包紅帕子，當街亂打勦斗豎蜻蜓的代寶說笑，他竟毅然行過，不願意把脚步放得稍慢一點，聽幾聲從代寶口中哼出會把人笑得要不得的怪調子！柵欄前路擺着那一盆活黃鱔，在盆內擁擠擠擠，（也正是極有趣的事！）他也竟忍心不去多看一眼。

### 詩篇第八章

全章共九節今譯 江紹原 其第三至第八節

有時我思忖，您那十指造的有蒼天，您那安排下的月亮星斗繁，一校量啊，人真算的了甚麼配勞您見憐，人的子和孫又算甚，也敢勞您親臨慰問。

您固然，把人作的比天使們低一點半點，可是臨了您賜了他體面，賞了他特權。

您造人的本願，無非叫他在庶物前稱雄露臉，無非是叫千萬萬千的東西，都在他脚下排着班聽使喚：

那一件不然，這一切的羊咯牛，不錯不錯，還有獸野遊，還有空中飛鳴禽，海裏魚成羣，海深有道路，路上來往着的何紛紛。

附註，與我有一面綠的李榮芳博士，聽說深通希伯來文。我此刻由英文轉譯這首雅語之後，很希望如李博士的學者，肯出來把舊約中許多有趣的詩文從原文譯出供我們欣賞研究。

## 道聽途說

回國本是一件不安心的事，我尤其怕從朝鮮過奉天這一條路。我自有的理由：——我見過南滿站的小站員惡作劇的踢過中國人一脚，我見過南滿鐵路的巡警——中國人——打過中國人一馬棒，我見過中國的旅客攢窗子上車，更見過洋西人很稀奇的照了這樣情景的像。加以受過棧房的氣，挨過錢店的欺——諸如此類的，總而言之，都是又苦又酸又辣的印象，想忘而不能的印象。因此構成了一種過敏的神經，隨地而發的恐慌心理。可是這條道已經走了五個往返，偏偏的今年一月，又與她結了不解緣了。

我國的內戰戰爭，似乎以去年為最甚了，何況我所走的，又是戰場一帶呢。我的易受刺激的腦海，這回要算受刺激到最高度了，我的易吃驚的心胸，也要算受驚到相當的高度了。我，有了這稀奇的體驗，本早想把這刺激的材和恐慌的狀態寫出來，但是總缺乏一種勇氣。一是怕筆拙，二則怕嫁禍於人。那里！這

種卑怯心，豈可放任或助長牠。這樣最寶貴的經驗，安可埋沒！決心一下，於是乎書。

引子——開幕的前舞台

一月十三日晚間，我住的是離車站最近的一家大客棧，很不安心的住了一夜。——其實大師回來才兩天，奉天城裏到處瀰滿着戰勝的氣象，商家招旗的飄蕩，比往日更露出一番得意。加上舊曆新年的逼近，來往市民的臉上，彷彿是欣欣然有喜色。大帥的衛隊（別人告訴我）裏，個個兵都氣象萬千。我可惜沒見過歐戰結束後協商國軍隊的凱旋式，但我曾想把這個衛隊做牠的雛形看，你說可能嗎？就是這天晚上，很不安的住了一夜。于房明寫的是大洋五角，我住的他說是「包房」沒定着價，應當是現大洋兩元，拿一元五吧。一套被褥，八毛奉票兒，——這樣的旅館，比日本的還貴，怎樣做買賣呢？唉！

上車的作戰 午前九點半，就進了車站，當時在站台上等車的，也不過二三百人。——越來家的喊換票，福順家的也喊換票。老客几埋怨店家，私言私語的議論我的一個皮包，一個水果籃，還帶着一根帶套的手杖，似乎格外的引起別人的注意。有「宣傳」車上已坐滿了的，有揚言每天總剩下二三百人的，都是增加旅客不安的手段。一個幫旅客們買票的來說送我上車，又說已攪了六七個座几了。後來又來一個

穿着短衣，帶着錶，天津口音的說，送我坐守車，理由是願坐就坐，願睡就睡，條件是拿三塊錢就得了。……眼看着等車的越來越多了，整行李的，捲袖子的，都等着車來了作戰。直等到十一點半，車才進來，我自自然然被擠開了，找了半天二等，也沒找到，於是冒着險上了頭等車，大兵也沒攔我。在廊下把行李一放，就過來一位憲兵來攔我。他的最有力而簡潔的話是「趁早下去！」我的最怯弱帶顫聲的回答是「二等沒地方，怎樣辦？」他又說「那你就進包房裏去！」結果，是他戰勝了。

包房裏的一瞥。一位軍官——後來才知道是現任團長的——大模大樣的坐着，手裏拿着一張報紙懶懶散散的看着，茶几上也有一兩張報擺着。隨後進來了兩位穿洋服的，急急皇皇的坐下，說了幾句話，聽口音好像廣東人。但是他們好像不滿意於那個房子，不久就一並出去了。隨後進來的，是一位商人風而帶紳士氣的，為便利計，姑稱他做「士紳先生」吧。這位士紳先生倒像常坐頭等車的，態度很從容，但不斷的滿相對坐的軍官——團長。

我從進屋到坐下，總過了十分鐘的工夫。從坐下到把行李擺好，又要了二三十分鐘，——這時候我無非是想「這車究竟不是我常坐的」——「怎麼到二等車上去呢？」——「一些的事。」

和平會議（第一幕）

那時候的我，沒有記這些零七雜八的心，也沒有記這些的時間，何況，不是藝術家，又不是戲曲家，即使記住這些話，也描不出他們那些情景來，更寫不出他們那樣氣概來。只好滿足於這斷片的記憶，絲毫不加修飾。但能做到的相當有趣，固然是幸，不然，也請別怪說話的他們。我相信沒有像他們那些話使我注意的，不過却不是興趣方面的簡單問題吧了。

時間和地點 一月十四日大約是晚八點到四點(十五日早)，因為我十二分熱心於他們的談話，不暇注意經過的某某站名，大概是溝幫子棉州一帶；到山海關第一開口的，還是「土紳先生」

土紳先生向團長 「大帥福分真大。回到奉

天，奉天立刻就安定多啦……，哈，好

容易勝啦！」

團長 「是，不錯。」

土紳先生 (聽說山海關一帶，大帥放賑呢

嗎，好幾百萬……也是得賑濟賑濟，大

帥的這番善心。」

團長 「么，不錯。」

不知道甚麼時候，進來了一位憲兵，(不用說，是鎮威軍司令部的憲兵，但很帶點秀氣。他坐在土紳的外手了，同樣的從容不迫。

憲兵向「土紳先生」(棉州常處長(指鎮威軍

執法處處長)真嚴，說排就排。……大兵

也真有冤的。他說，在北京吧，一個當連長的，打了拉洋車的了，許按說不算甚麼。乙，偏偏的遇見少帥坐着汽車過來，好！少帥非辦他不可。好容易救了一命。押了兩多月，又解到天津來了！」

土紳先生 「三！那們嚴！也是待嚴嚴哪。」

團長「立法的人，往往自己最先犯。……

總是「有幸有不幸」……你就說上次奉直

戰以後，秦華吧 不是差一點嗎？不就忘

麼，抄出了他一本「霖密碼電報本子」來

，幸虧有江蘇的做參謀長的(按也叫霖

□)担保，極力為他辯護，說是給他打電

報要的。這才脫出來。不是「有幸有不幸」

嗎？」

憲兵 「我看老馮的態度太不明瞭啦，我要

是大帥，這回在天津就辦了他！大帥人太

忠厚了。……可也是，怎麼好意思的？」

……「這回總算是「合作」，雖說不是一

家人，都是保國衛民的目的。……」

土紳先生 「南邊這會兒怎麼着哪？」

憲兵 「南邊沒甚麼，軍哨去是觀望，他把

地盤退出來，就算完事大吉；不然，就得

作戰。反正得讓地盤。」

憲兵 「聽說江蘇的軍隊，都不肯打，說叫

巡閱使打巡閱使去。」

團長 「都這樣，不就好了嗎？」

憲兵 「要說這回作戰，打那一個國都打得了。庚子年要有怎樣的兵器。好！日本也不準怎樣。這個戰壕怎麼攻兀兀？以後我插嘴，說了些日本怎樣關心於我國的亂一類的話，像演說也像說教，此後憲兵出去，土紳先生也睡入夢鄉了。」

不知怎樣這位團長漸漸的和我親近了。我

也勸了他一番，像游說也像請願。團長似乎

也很感動，說，「不錯，真是這樣。真沒意

思。大一級的，他就給你下命令。真受不了。

光說打仗，這是為誰呢？我也真幹不了，看

部下弟兄們，不好意思去約束他們。我看天下

沒比當老總的傻的，真是傻小子，你說可憐了

丫，他幹有勁的哪！這回山海關，死多少！一

回就幾千。……」吳子玉(按團長從未叫過

吳佩孚，相對的也不肯叫大帥)這回要不是

「馮」，也還得幹一氣，這個調動軍隊法？這

回敗，都因為直軍太複雜，呼應不靈，虧老吳

幹一氣。第二呢，是財政，奉軍好賴有十六塊

奉票兒，直軍聽說發了一二百子兒(銅元)。

第三是馮這一來。「馮」這傢伙，真要命的，

我要是老張，我也……」

我問「老張是否有統一中國的野心？」

答「未必吧。」

他又說「吳子玉並不贊成老曹做總統。這

回打仗，她說是「我的意思」敢作敢當，不

愧是丈夫。老曹整屎蛋一個。我從前在保定，老曹請客的時候，老段來了一個電報，責他截留軍火，老曹立刻就張皇失措的向大家表白。那時，吳子玉在座，立時站起來說，『明明是沒截，他說截了就算截了吧，這算甚麼。』你說吧，吳子玉，他又去打牌，沒甚麼嗜好，一天兩遍操，他一定出去。有時候看看書，寫寫字，作詩。就是好喝酒，可是英雄皆好酒又……用吳子玉做訓練總監，可真好。』

問 『孫李現在怎樣，又要打嗎？』  
答 『不至于吧，大概調停好了。保定反正得讓出來，恐怕。』

車到山海關了，團長臨下車，還很灑脫似的和我握了手說，『怎樣，到我公館住兩天去吧？』

包房的老總化(第二幕)

這個團長一走，好了，我的威嚴的假面具，彷彿也同時被摘了去，風起雲湧似的進來了五六個執法處的勤務兵(紅臂上寫着『督察京奉路線勤務兵』)，我幾乎要被他們擠出去。他們都是壯年的老縣，其中有一個穿藍背心的，最年幼，比較的漂亮，他們總是咬

對他，抑揄他，說他在副官手下當紅差。有的時候沈重着臉叫他問副官討錢去，有時候就哈哈大笑的叫他買煙來抽，他也裝作不知。可也發了一回怒，不過結果還是和平了事。

那時候會進來了一位少尉銜的士官，和別一位老總談話，雖說不久被攆出去(不是同旅部的關係)，却有一段可記的話：『副官前日日子到天津見大帥說，大帥說了，一回去

說，我都安排好了，白得了你們嗎？』你說的，反正得昇了昇了。』

此外甚麼逛審子的哲學……每天八毛飲費的索薪準備運動……北京人拿咱們老『弓』，非打不行。『奉票不要。不要？一馬棒就當十五X(銅元十五枚)……等到話說貧了，終於想出獨特的餘興來。』推不推？(排九)『怕甚麼』『推一推』就推一推……等等的話聲畫景。於是乎這包房真就老總化了。於是乎茶桌一變而為排九桌了。比較潔淨的地板上，被栗子皮，瓜子皮，梨核，雞爪漸漸地蓋滿了。副官到車頂上去睡一覺，還發無數的牢騷裏居高臨下的吐痰……這類戲劇的材料，那，說得盡？

從此沒見查票的來。但想不到仍有一段異樣的『收場』

已是下午一點鐘了，從塘沽上來了一位穿便衣的，豐采不凡，像含蓄不盡的學者，也像手腕敏捷的政客。可惜有兩個護兵伺候，尤其可惜他有下面的說話，我只能把我列到『俗而且厭』的一類中。

要對同屋的兵們說『這回咱們好容易勝了，他媽的，要是直隸人到咱那邊去，準把咱們的鍋台給拆了。這邊人『軟』。給說幾句好話，就算拉倒。』這審子吧，吃不住上勁，灌米湯。『力！只是這幾句話，便足把我放逐了。我本應當在天津總站下車，真是忍不住了。索性的『下去吧』，在老站就下來，僱了一輛人力車跑到河北去了。』

二四

終幕後

爾後沒幾天我就又回來了。壓車的勤務兵姓劉的還好意的來問我，『老客，這回怎麼不坐包房？』

『戲劇的『四』個多月，京奉車恐怕不是這樣富於臂章，包房裏的排九團長，他們的發財的念頭，一下官兩一的甜夢，我的一被征服者』的心理……哈哈，這不都是時代的產物嗎？』

五月二十九日，於東京。楊雲竹。

關於野有死麕底卒章

頡剛兄：

我看了您和適之平伯兩兄討論野有死麕底卒章的話，忽然想起十幾年前有一位朋友用蘇州口語『意譯』這三句為——

倅慢慢能噠？  
倅聽聽！狗拉浪叫哉！  
(註一)『野有死麕』！  
(註二)『野有死麕』！  
(註三)『野有死麕』！  
(註四)『野有死麕』！

我覺得他譯得頗有意思，所以至今還記得，現在錄奉諸兄一覽。

對於『輒』字底訓詁，我與平伯兄完全同意。我以為此句無論作何解——即使作為某書所謂『……』——解——總不會把一個大門帘搖出『……』地聲音來的。

一九二五年，一七。